



瀕園文集卷一

叙

後三代史叙

古今文詞體製近百，皆聽天下文士臆為之。獨史置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昆陵薛宋諧孟甫評



洛川劉

生韻雲門甫訂

江陵姪曾孫克照赫菴重鐫

端官此天子之事也。凡書備以待天子稽攷者，務須
 展卷便得其要領，無取乎繁重破碎，不易洞徹而必
 遲之窮年累月，綜見績聞之餘者也。雖然，抑又難矣。
 夫史非一體所能備也。司馬氏朱氏紀年，袁氏紀事，
 二十一史紀人，三者相需闕一不可。顧其跋胡疋尾，
 亦處三不全之勢。史臣何以處此焉？夫王亡倚伏，
 微漸之來，其兆甚細。事若不涉人，若不謀而錯集，一
 時俱足，覘天道人事之不偶，此編年所獨得也。條分
 縷析而為紀事，為列傳，此旨無存矣。然所謂繁重破

碎正復在是。考古者亟思得夫一事之初末，一人之
 生平而連絡觀之，則紀事列傳亦有微長。史臣何以
 處此焉？予一夕思之，編年紀事皆善錄也。編年之善
 十七，紀事之善十三，兼之者其二十一。史乎本紀年
 表以編年書志以紀事，列傳乃更得二者所未有。然
 則考古者取此遂足乎抑？又有說焉。二十一史大概
 重在列傳而畧于其他，嘗較論本紀，惟三史夏商周
 秦及漢高光紀為善，餘皆錄詔命記官秩誌始卒已
 耳。嗣後惟魏武文兩紀差存其概，大約有綱無目，莫

見端委其通病也。年表視本紀較又簡畧。此皆近似編年而無裨者。書志分彙有如帖括。則又近似紀事而無當。乃其蔚然可觀。獨在列傳。夫列傳亦未盡善。有三說焉。國家一日有大故。發言盈廷。一人獨持。或排羣非。或集羣是。衆論不同。然後至理由焉。今各以某議割入某傳。其失一也。本紀列傳位次懸絕。何朝爲何臣。何臣事何主。猝不易詳。其失二也。忠與佞爲水火。不有恭顯。不見堪猛。不有岳趙。不見秦韓也。相與將爲唇齒。房杜英衛。克咸厥功。李郭陸李。同勦厥

難也。大臣與小臣爲主輔。博陸之于田賔。昌黎之于晉公也。在朝與在野爲應求。隆中之于鹿門。堯夫之于君實也。諸皆同時共事。或一傳總合數傳。或彼傳錯見此傳。而卷以類分。厝置易方。觀者不卽條貫。其失三也。由此思之。并列傳亦未爲得也。然則二十一史亦猶之編年紀事。各有不逮耳。予思兼此數家之長。而兼卻其短。惟紀事予姑舍焉。予且斟酌于通鑑二十一史之間。予將以本紀盡編年之實錄。務使綱舉目存。其于人主失得。及國家大故。衆議盈廷。萃集

于此燎然指掌矣。而隨以一朝人臣各附本紀之後。無問品之貞邪。職之文武。位之崇微。身之仕隱。亦但以其同時同事會為一卷。其或一臣歷事數朝。數朝共此數臣。分合先後。自為權宜。非可預設。于是觀本紀者。則不啻通鑑綱目。犁然大備矣。而以列傳尾其後。庶幾兼得焉。并所謂列傳之三失。舉無憾也。此外若兵若刑若食貨禮樂為歷代大典。雖已詳見本紀。又復另自成書。絡繹今古。其于弊法相生。損益循環之故。頗足發明。髣髴鄧氏函史十分之五。蓋又集二

十一史之書。若志為一書。志也。于以資輔人主。考鑑往昔。有微勞耳。崇禎丁丑春。予一夕思此時與同學孫慤讀書城闕。燈殘薄醉。談言偶及。則二人同心矣。明日予以宋史。孫子以唐史始事。兩人每日捐半。共定兩漢數月。而慤仲氏。鼓自白門歸。乃以兩漢為己任。凡以三代後。獨漢唐宋為正統。特舉此為後三代史焉。其他先秦兩晉三國五代南北朝勝國。以俟君子可也。乃予與孫子為此當務之急。其約有二。一在知人。一在體要。何言其然也。自昔孔子刪書。唐虞三

代。每代僅錄一二事耳。左氏國語亦每國但紀一二事。傳一二人。而其國大概已見。迨于長作世家。便與近代狀誌家乘無異。嗣是已後。大約一史冗于一史也。昔之人有數字多少。以定班馬漢晉優劣者矣。是故史之失。恒失在冗。史之冗。由於求詳。而愛奇求詳之病。由于不知人愛奇之病。由于不體要。二者不易察也。大傳爲詞林。則治安不足。錄魯直爲孝子。則賦詩非所重。蘇歐無與於文苑。潘楊不列于亂黨。古人論人。從其所重。可一言盡耳。其不然者。晉書累牘不

盡。彭澤之致。唐史萬言。僅錄香山之柬。皆緣胸無要領。遇錄輒採。瑣瑣乃爾。予等務知人焉。可耳。司馬史肆意于天人微顯之間。望氣占夢。亦已誕矣。兩漢因以伸鬼神之說。則日中而下里矣。搜神世說。爲晉實錄。南史北史。動誌齊諧。唐史幽眇。及閨門之內。遼金傳聞。在沙漠之表。所見異辭。不皆傳信。近情切理。自有大體。不敢愛奇焉。至若宰相之重。重在得人。韋平已空存于漢史。而後代詳及世系。甚無謂也。諸王宗室公主之重。重在休戚同國。罪匪吳淠。賢匪東平。安

能有亡而概詳本支。欲何爲也。予等爲事紀人。則什
一千百。所稱辭尙體要在是耳。惟知人與體要。故漢
史之存什八。唐存十七。宋存十六。惴惴然懼或冗也。
若乃分美旁出于項羽。十罪借見于漢高。附麒麟姓。
名于典屬之末。著循良行實于文苑之內。毛舉昌邑。
以明廢立。本非得已。追原靖康。以見亡國。恒由多制。
鼎革之會。不敢議。則表章節烈。故周三臣。唐六臣。同
主異義。模稜之輩。無足訊。則鄭重直諫。故漢朱游。宋
唐方位卑。言高。武侯純臣也。而用兵或非所長。惠卿

小人也。而禦寇洵爲美才。諸如此類。或明或隱。或正
或寓。亦惴惴然不敢或遺。予與孫子。雖謀野哉。實不
啻受簡于天子。以爲此天子之事。何敢臆爲哉。

薛諧孟評 分合之際。大足滋初學。眩瞽予謂此

事已經兩司馬裁定。直須遵而廓之耳。衆人合
議載于一人傳中。不致割裂周章。此龍門司馬
法也。本紀爲綱。貫入世家志傳。此涑水司馬法
也。嚴孫二子苦心纂述。觀其則例。足徵全帙之
手腕。

李氏正藏書編年序

學者稽古而得有人焉、授受要領、則確且博、可歲計已、漢初古史焚缺、士子三年治一經、有餘、迨子長著史記、相沿有三史、十七史、二十一史、而河漢罔極、日不暇給矣、司馬氏編年、袁氏紀事、後此者、亦各執一端、從其所便、輯成一書、予年三十時、旁覽諸編、獨取盱郡鄧孝廉函史、上下編、爲得法、下編予手竄一過、差無憾、上編嫌于鈺釘、屑屑然也、因與亡友孫子士先商權、思以帝王本紀、備編年之實、而隨以一朝列

傳附其後、俾其時其人其事、滙集展卷、條貫不須割裂、類分零雜爾耳也、因以漢唐宋後三代從事、其說詳于後三代史序、亡何兵燹二十年、漢與宋不可問、獨孫子唐史、辟地天門、得無恙、空山遠僻、購借無具、垂老自逸、亦無力綜續古今、付之虛願已、丙申夏、薄遊南郡、見書林架閣、李氏藏書、予心動、思取李氏分派諸傳、而編年次第、足辦全史大半、明日往購、則其書已爲鳩茲劉明府先得、一日晤明府、作此語、坐上客皆渚宮述作士、爲首肯、明府適有同心、豁然舉以

惠子予持歸計日而就。殊自快也。溫陵老狂不合時宜。戲謔古人任意科條。放言橫議。其文詞不雅馴。予不敢議其後。姑存其目于右。而盡移其倫次于左。以爲二十一史式。其未盡移者。滑稽附于戰國。道學攢于南宋。亦猶東漢之獨行。三唐之詞賦。不得不從其類也。方技占卜經義書績之各爲類也。其無預于人類者也。有小隱無大隱。辟世金閨者。分入各代。其他長林豐草之士。不改原傳。而振全史之後。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物不可以終通。故以未濟終也。予豈

一端之執也哉。或曰李氏列傳繁簡俱病。錯訛因仍者有之。予無暇摘焉。以俟確者。本紀太簡。而鉅卿碩儒。往往見遺。予無暇增焉。以俟博者。鳩茲明府秉三劉氏絃。以古文詞名家。關西楚人。問字者屢滿。予其一云。

薛諧孟評

言言得體

李氏續藏書編年序

李氏續史其得失與正史異。正史列傳稍節。二十一史體要成文。而續史零採諸箋。未克槩括。固不逮也。

然龍湖善謔。古人不敢狎侮。當代其是非一本于身。州而不謬。則正史所不逮也。今自洪永迄嘉隆。仍如正史編年。倫次可二十卷。二祖列宗本紀。罔敢屬管。而列傳有臧無否。未足成一代之書。要其豐功碩德。奇節異能之士。爛然星列。讀者亦將式歌且舞矣。虞夏已後。征戰取天下者。不再。世輒有蕭牆之憂。自放桐。征東聖人亦復不免。後此者。沙丘禍烈于青宮。南。北軍歸于母后。唐有六月四日之諱。宋遺涪陵武功之恨。若符節已。本朝開國幾何。靖難師起。而朝野抗。

節。可。五。百。餘。人。遂。為。千。古。未。有。之。盛。厥。後。若。裕。陵。之。北。狩。康。陵。之。南。巡。永。陵。之。議。禮。闈。瑾。姦。嵩。來。鷹。鸇。之。逐。叛。鑄。逆。濠。致。斧。錡。之。歌。奪。情。責。備。于。賢。者。倚。勢。防。微。于。舅。氏。不。幸。而。有。一。小。不。正。則。有。大。居。正。者。數。十。輩。起。而。爭。其。是。剛。大。之。氣。塞。于。天。地。者。三。百。年。無。虛。日。嗚。呼。此。豈。非。生。民。以。來。所。僅。見。者。哉。人。主。無。封。禪。無。再。元。無。上。尊。號。君。不。納。嫠。后。不。稱。制。翁。主。不。貳。醮。冠。尊。履。卑。男。女。正。位。賢。聖。之。君。輩。出。王。國。之。士。克。生。郁。郁。乎。文。哉。二。后。厥。有。成。命。仁。宣。庶。幾。文。景。睿。景。之。

權不失經純肅之瑕不掩瑜無得而議焉秦陵十八年則中天之日月也武廟十六年則閒暇而槃樂也穆廟六年神廟四十八年則閒暇而怠傲也怠傲之毒深于槃樂積漸至五十餘年而天下之兵動矣予生也晚視龍湖老子爲太平之氓又不逮也嗚呼讀此史者式歌且舞能無彼都人士之歎哉

薛仔鉉評

正藏書多訶詆續藏書多揄揚雖卓

吾子竊附定哀微詞之例然亦有說二十一史皆後代史臣貶前代以尊本朝之筆卓吾因之

安得不騁舌鋒續藏書大抵王弼州焦漪園二家書耳焦盡採家乘王半雜稗官已有濫觴于世說詩話者欲不拘謹得乎故予每謂明史他日當在史漢下唐宋上何也其材料別也

劉秉三評

如談高曾溢美亦非慈孫也字字實

落足徵足信但他人看不見說不出耳精致淋漓令人感嘆

張民部少卿奏疏序

代汪御史

嘗讀北史謂三軍之命在一鍾轉餉一節須得魯中

牟倪內史其人任之洵有旨也夫餉未贍兵不可得
 強民既貧餉不可得贍民之苦兵甚于寇而苦餉又
 甚于兵人主果以牧民之吏練兵聖人既竭心思法
 無加此耳余因是思古語有不可行于今日者古賢
 聖不得已則去兵又不得已則去食凡古所為不得
 已之日則近代百計召募加派之日也此豈可見之
 事哉國家取章孔厚癘疥為患敵入即退寇過不留
 非真有不得已之憂而顧一切出于不得已之計廿
 年以來無不加之租無不貧之民因以無不貴之貨

重以無不荒之歲天下事從此日益不可為所由來
 矣雖然難言也本朝自洪永迄正嘉戶口田畝日益
 耗而牢廩支費日益加蓋自隆萬承平無事時度支
 仰屋入不償出者歲計百二十餘萬矣今日者議防
 秋議殄寇則兵增兵增則餉加自昔平準一書利析
 秋毫而畝稅無苛者未勝于本也國家本富什七末
 富什三其勢非田畝無從出于是上焉者明知為索
 鬼神討荒政之日而不暇及亦如下焉者明知有輸
 粟助邊之義而不暇顧且請蠲除之命夕下增加之

詔均之。非其心哉。于是居間維谷。左手挾監安之圖。而右手持量沙之籌。肘交掣而情兩困者。獨在轉輸會計之臣。余以是讀繩海張先生理餉諸疏而嘆嗟。不易也。公持簡泣楚以來。凡五葦蕩湘上下。鴻雁飛。鶉聲交馳不絕。而朝廷方議練餉。已又議剿餉。公駐節未幾。則疏請移豫鎮楚。視賊所在。兵近餉遠。不至覆爲寇資。楚人因以便宜轉輸矣。已復請以山西北直抵楚餉。路省三千餘里。費可十萬有奇。已又請借練爲勦。蓋剿練並舉。剿急練緩。剿近練遠。以練借剿。

譬則貸夕爲朝也。他如開銷借支。銓叙勞吏。盛德至善。未可一二數。五載以內。轉餉千里。捷于呼吸。而閭閻安堵如故。雖負乘速寇之流。膚公莫奏。而公之功。自不可沒。爰梓諸疏。以爲嘉猷。嘉謀入告。我后之具。先輩劉忠宣有言。朝廷但知民窮。不知憂乃在兵窮。今茲所憂。將無反是。公自昔著績。會稽治行。在中牟。內史之間。稼穡艱難。洞若觀火。今取諸奏疏。讀之。庶幾牧民治兵。旣竭心思云爾。

薛諧孟評

不能變屯給餉便無治餉法不能化

寇爲兵化兵爲農便無蠲餉法無止兵法無息
寇法也嘗與楊翠屏侍御談及此爲太息不覺
又觸緒于此序

劉秉三評 痛哭語曲折紛飛翻令人喜所謂坡
公筆端變化太傅無淚痕

劉他山文稿序

自昔辭賦一道六朝三唐皆盛而古今文人特重言
西京者爲夫天子好文諸所爲詞人皆受知人主誠
盛事也以予觀相如子淵等輩咸藉左右致聲聞以

動天子亦無大異若乃羣然隊伍之中一見遽賞除
授異數則惟菑川廣川爲不偶此誠天子神聖哲能
官人所致乎抑亦士子精神所蓄積于平昔者有以
自致也庚辰聖主親策士召對平臺擢二十六人劉
君他山以第三待詔金馬門辛巳夏予過澧水與他
山抵掌談天下事哀然草土之中言笑無擇而精神
滿腹莫測涯涘予嘗有言晉重耳越勾踐區區侯封
耳而艱難遲久以有成事然後知聖人至是邦必聞
其政次或立談取人卿相其中要皆有大過人者存

天下事不皆偶然也。今見他山益徵不謬。此豈猶夫
人世之窮年帖括。摩揣富貴。以爲能事者哉。而雲間
諸子且爲梓其制舉。莠如干首。以問序于予。今天下
無一人不重他山者。爲其受知天子則重也。他山之
受知在廷。對數語于其平日制藝。無與而雲間諸子
之重他山。乃在制藝于其受知廷對。無與君子于此。
知他山精神之無方焉。知雲間諸子不同衆人之爲
見焉。蓄川勿道已。史傳廣川天人三策。必求其平昔
蓄積所在。以爲是會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者。其精

且勤如此。今雲間諸子所欲公諸天下者。凡皆他山
精且勤之物哉。

薛諧孟評 綱處在此。悟處在彼。別峯轉解事事
皆然。予不識他山之人。之文觀乎。子此序而他
山之人。之文可想見也。

劉秉三評 解頤處亦復正大。非他博趣可比。
劉公言文稿序

自昔文章一道。蓋日變以有盛衰。無足咎也。然未有
若今日之變之亟者。漢分西京東京。凡數百年一變。

唐有初盛中晚凡百年一變終宋之世僅再變國朝始洪永繼成弘逮嘉隆凡二百年三變何徐徐也大約前者可久故後者起遲前人不遽敗于後人吾以服其力後人不輕議夫前人吾以服其識古人積其實不速其名其行事篤摯而用心敬慎有如此矣萬曆季年已來可二十載東南一帶地各立聲譽尙往來齊晉未霸人自爲盟蓋好名已亟矣計自壬戌文始大變三年至乙丑再變六年至辛未三變蒼叢子史優孟大家以至聖人之言亦復流弊秦縱未成儀

衡方始前者後者舉有咎焉君子生斯世也以救斯世非變前人無以起衰非立于不可變無取于變前人予持此以相天下士蓋難言哉戊寅春予與孫子出遊渚宮適劉子公言函其文如干首自易水來追予及南岸道中予從馬上讀之大驚語孫子曰天下才也手持三日行數百里寢餐必偕口誦指畫卷帙蒙茸不去諸懷嗣是我馬艱難周道匪直而公言使者跋涉萬里終日以文字與予往來朞月之間好音入至每至輒交成數帙盈積几案予展而觀之日月

幾何今昔殊姿自朝至是其長可見予敬之愛之久且畏之矣以予累北之將不應譚兵公言少年雋才聲振京師顧虛衷與予交公言可謂不好名者生今之世求其去名積實篤摯敬慎動準古人如公言者何易言也若夫立于不可變以變前人舍公言之文誰歸哉

薛諧孟評 文不務日變何取于陳陳相因然有意為變是又落變字窠臼耳嘗取一代制作平心玩之波頽九陞疑有鬼神為之伎倆無多究

竟綴新葩上故枝耳平子得氣格于昌黎故極蒼古而變態自出

唐子近菀序

文章一道至今日亦蹙蹙靡所騁已一人不獲已而開之衆人又復尤而效之開之者能復貴乎此衆人之過也雖然非衆人之過而一人之過也夫我則為文而他人得以襲取學之畢竟非至文耳且我則為此之文而他人得移之于彼無亦于此有不甚真切焉者矣自古文章所在未有能免于流弊者其能免

于流弊者則必其立于不可及與其不可假者也古人之文有至相假借者矣自末客難後有解嘲解惑賓戲達旨釋誨進學等篇諸如此類彌望一色不可勝厭非必其一肖之也得其主客問答之大概而已矣夫其主客問答之概當客難之始初無足觀不待其效之既衆而後厭也惟其初無足觀也故效之者衆也辟之假士但假瑕效佳人姑效顰也此亦客難之過也上此而推之苟其爲聖人之書則莫不有後之人尤而效之矣太玄假周易

文中假論語綱目假春秋新室假尚書餘更僕未易數也獨儀禮周禮爾雅三經未有效者何也三經皆不假借于文字故人亦不得假借之後此而推之文至于馬遷詩至于杜甫無人不思學之矣卒無有學者此又所謂不可及者也夫惟立乎其所不可及與其所不可假以爲文而後我所開者衆不得而效衆不得效而後我所開者常貴于天下而莫之賤嗚呼以言乎今日則難之矣自乙丑以來若子若經若史若先秦兩漢唐宋諸大家之書莫不有人開之則莫

不有人效之。此無他。凡今之開之。與其效之者。皆其初無足觀者耳。非果能得其至也。客遊鄂渚。一日得盡讀唐子月麓之文。而振然敬之。謂是允乎其爲唐子之文。而不從他人來者。吾知他人必無有學者。何也。凡唐子所爲文。皆其不可及。與其不可假者也。所謂至文也。

薛諸孟評

予每喜予師倪鴻寶之序黃石齋曰

時人不能測石齋之文。則妄而測之。

王子正言序

十年來風聞天下事。著不上書。四十二篇。感于事故。有書感于上書。言事者輒得官。故以不上自明。顧四十二篇猶病其未盡也。旣而思之。嚴安徐樂。察察數行。輒足動人主。傳不朽。後人有載書滿車。遊京師。或條陳當時五十餘事。多至五百餘事。不顯于世者矣。天下事。意所至。則言及耳。豈必一一而盡言也哉。予友王子少孤。且貧。好學深思。其言語之妙。與詩文等。憶甲戌秋。與予相遭于野田蔓草之間。慨當以慷。幽隱畢吐。時王子方弱冠。予以漢人待叔度之禮待之。

積漸已來，交日益深，胸中之言日相多而不能自制，每一覲止，徹日夜不休也。茲乃挾其正言一種，逆于南岸舟中，朔風捲雪，相對蕭然。予受而讀之，酌近十觴而竟，將無病其未盡歟？王子曰：予潦草談天下事耳，嗚呼！匪躬是瘁，當塗卷舌，潦草如王子，不猶賢乎？王子無效，嚴子作不上書也。則幸矣！王子諱嵩，祚字柱河，石首人。

楚社採風序

代澧刺史周彝仲作

威函蔡先生觀風荆南，用敷祥刑，再葺之間，周詢洞

庭已乃，烝彼髦士，彙文成帙，顏以採風而問序于予。予拜而讀之，有如園林得春，羣芳爛然，欣賞之餘，竊有他感焉。廿年以來，王國多艱，二楚最甚，鄖襄鄣黃之間，無黔突已。士子從風，鶴恫疑之頃，績文若干，以受知大人先生之門。大人先生亦復于戎馬倥傯，周道如鈎，時以知人得士自快。于逆旅之次，兩者均古。今甚盛事也。自昔平仲、叔向、子產、伯王等輩，皆一國之士，而延陵季子獨得縱觀列國，所至必有名流與相追隨，庶幾天下士矣。今日者，某與先生並遊二楚，

某自東陵移澧水所獲幾何而先生乃得盡收瀟湘
 衡嶽之奇何其盛歟家語所載西河單父武城所得
 之士皆夫子舊人夫子轍環天下時一過而得其人
 諸賢久相習然後遇也少多遲速何啻宵壤某視先
 生不大縣絕乎夫受若職報若命使臣事也有聞必
 告遇事必為則古大臣事某等受有司牧夫之責簡
 修進良固分內事而不必得先生乃于庶獄庶慎之
 餘得之此其過人遠矣

薛諧孟評

叙時文則不能詮古叙古事則不能

諧時平子特不然嚴淨之格落落雄視且此序
 代彝仲序威函其人皆不辱此筆固當快絕

劉秉三評

一端之內層疊數端惟介甫為然子

固則苦其不變

岳州府志序 代作

左氏外傳髣髴十五國風意所至則言及耳子政以
 為賢于內傳之三貴簡也禹貢記山川及土性物產
 而畧人才不書司馬氏列國世家記人事及天道鬼
 神不及山水土產叔皮思以兼之貴詳也竊嘗溯洄

思之。荆州風土比古。意于長安。襄陽者。舊同先賢于東魯。爰是乃有各國圖經。有神州輿地志。天下之大。則楚實開始也。顧異時所盛稱者。清商舊譜。若石城。烏栖。估客。莫愁。銅鞮。諸曲。概在郢郢一帶。爲西楚。而楚近于靡。洞庭以南。楚近柔。則衡陽也。洞庭以北。楚近競。則武昌也。天岳視西爲東。視北爲南。視南爲北。在楚中央。古稱三洲。則今巴陵三江口也。君子歌三洲而哀沉弔。相思古人焉。庶幾楚風之和者歟。夫楚之有靈均也。猶吳延陵。齊敬仲。鄭公孫。成子。非是弗

國也。而蘭芷汨羅。託興盡在湘中。其大司命爲衡嶽。少司命卽玄石。則岳實楚樞爾。水經所注荆州之域。大若江漢。細若沅。若湘。若澧。若雲。若夢。若沱。若羅。若昌。咸岳有也。秦置黔郡。漢城巴丘。孫劉分荆。今郡大江以東爲吳。以西爲蜀。則一郡兼備兩國之風。唐稱南州之美。莫如澧。宋稱三楚之要。滙于湘。所從來尙矣。憶予二十年。宦遊鼎州。渚宮在岳左右。以不獲放舟洞庭。憇君山。登岳陽。爲恨。烽燹頻年。山河殊姿。己丑冬。承乏茲郡。爰是久託岳陽。再度君山。過湘中。望

羅昌往來洞庭經章臺屏陵之野披榛通道集澧陽
澤中之雁繕城疏池而居之澧以上天門慈姑西極
尚微職應經營終踰絕險柳州再生王陽九折皆有
轍跡存焉每至則弔古詢遺觀風採俗時時紀錄思
成一書不能得其要領無何得岳州舊志于某諸生
手實獲我心喜可知也展卷則蒙茸漫滅微有字形
又繁畧或失其宜且嘉隆以後無傳焉爰檄取各邑
殘編延集好學深思之儒增損成帙其義例悉稟康
太史武功志而胡氏滁志安氏嘉志時相出入大約

編年彷彿水記人彷彿龍門記事彷彿袁樞觀天分地彷彿
班固經國則兵農並舉宜民則租庸畢悉一命之榮
于物必有所濟十室之邑忠信自有其人一彷彿古史
若志若表若傳分彙輯要或簡或詳不敢或誤也若
乃大亂之餘一行特著五代傳聞異辭兩京強半存
疑以逮稗海野乘旁搜不遺抑亦意所至則言及者
歟是役也始自庚寅重九告成于辛卯端午華容豈
子首昇從事居多澧陽張子真江陵王子文南各出
所獲蔚然備美而予以公餘取義定體折衷其間予

與諸子克咸厥勞。後日者或得與風土者舊並列。楚書君子歌三洲。思古人則是書徵云。

薛諸孟評 叙致酣博離騷九歌與荆州記絡繹
奔赴

劉秉三評 典核處錯落可賞

宣城沈子制菴序

三代已後賢者皆功名士。此公言也。國初盡功臣。其季乃有名士。此漢晉兩代之私言。非公言也。自昔有鰥在下。帝曰。俞予聞如何。鹿鳴之次章。我有嘉賓。德

者孔昭則皆名士也。曷嘗不在初盛之日。夫國家和平。立功然後有名。及其危殆。立名然後成功。自單騎解戎。以追軍中韓范相國司馬。皆以盛名克咸厥功。最不幸亦使宰相得之。若敵國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執熱以濯。則何可一日無名士哉。神廟之季。迄今三十年。士子好名已甚。方圓在千里之內。前後無百年之久。井底自鳴。何裨勝負。漢季天下名士至數萬餘人。今日若相似。然畢竟過情不祥。旋踵輒敗。論者以此執咎聲聞。想當爾矣。雖然。予終不敢謂名下。

士盡虛也。今春麻鞵稅赤眉，走天子所遭。湘江故人于旅次，爲予指數此都佳士。則推宣城沈子公綬爲首。久之，余投刺與談天下事。維時江游上下，羽書旁午，莫知所措。沈子以微言中機宜，造次具得其要領。予心異之，不能寐。明日乃出其生平所著文如干首，予從此時時叩沈子之門，不能暫離。旬時往復，歡愈故舊。顧瞻狐鳥，攜手同歸。沈子顧予語曰：自昔才士氣爽，見于眉宇，趾高中動，吳克自制，往往然爾。頃年已來，閱人多矣，莫不有簡淡寥落之意。未老而悲非

貧而怨，耿耿如有隱憂，不可解也。將無遭時不淑，固已得氣之先歟？予唯唯不敢異，以爲旨哉。沈子自道也乎？夫聞其聲不見其人，有其光不用其光，古人皆不得已而有名于世，故其名克咸厥功。以視虛聲處士，若蒼素不相疑耳。今日者執熱以濯，非名士莫克有功，則沈子庶幾焉。此豈予之私言也哉。

薛諸孟評 功名二字世俗口頭唾耳自穢士冒

功虛士冒名而士又將駸駸薄功名吾吳士鮮有析二字各標義趣者矧能拈撮二字具如許

淋漓婉轉乃知楚士多才楚才多情不特鼎澧

山川與楓丹斐疊

王席之時稭序

自舞象時則與席之交最歡今二十年餘矣予性沉
寂多感憂從中來不絕未弱冠卽蹙蹙如窮路人席
之豪于才而氣復足以自爽軒翔濶落開口而笑無
虛日雖屢涸轍亦復嘻戲不屑意如世外人相去二
十里旬時一見必捧腹窮晝夜不倦予每誦昔人平
生飛動意見爾不能無之句以贈席之席之亦殊自

異也尙有異者予讀書流觀之餘繼以手口鎮日不
滿二百葉席之目力所向可五百餘葉盡得其要領
下筆爲文疾書竟紙不點竄一字而予經營慘澹循
循不逮席之嘗以傲予予爲夸言塞之曰百世後則
稱說相如寧知有枚氏子也諸凡席之所爲文初與
人若不同題者甫脫藁則同社十數子競聚索而觀
之且讀且怪且笑席之亦復自笑于旁所謂觀者旣
樂作者亦應自喜無惑其終日忘得耳庚辰秋過予
同宿一樓人定散步城頭席地相對月淨水滿形影

散布席之忽歛。噓不可止。顧謂子曰。頭顱老大昏嫁。逼人飢饉。游至大不可堪。昔者裴劉相感。所云貧賤如此。復逢亂離。正在予汝也。前此二十年。予與汝。頗當時凌厲一切。則以爲天下事。咄嗟可辦耳。詎知有今日乎。予頊然不自得者。久之。私念席之狂士也。疏衷三十年。一旦用心及此。大不可測。明日以語同社諸子。咸謂其有富貴氣矣。果再暮而售。抑何信歟。憶神廟季年。席之與邑中兩黎。方弱冠。予尙判髮。相與競爽。一日皆勁敵也。席之甫十齡。試童子冠軍。予

時借兩黎。嘆不如久之。兩黎薦南宮冠進賢。予又借席之。嘆不如。今席之又復次第去矣。予雖欲開口笑。何可得哉。聞之通不變者不窮。窮不變者不通。頃年已來。席之亦備嘗艱難矣。犬吠到戶。貂敝行遠。求如往昔。開口笑不數得。然後閉關東山。聲影闐寂者。五六月而始稍得雋。此席之變事也。然則予且從是不屑意。作世外人。席之許我乎哉。

薛諧孟評 直叙先後苦樂之致而行文之

黎耳菴宦稿序

自昔賢良文學之詔終兩漢無虛日而古今文人特慕孝武何也爲其無所用之而好之不衰也古有好弋者旣持戒放生刻木鵠而射之此其爲不衰之好也加甚十年來同社十數子苦志爲文僅子方耳菴兩君子冠進賢予等每拈題課會輒不樂羨兩君子脫此苦海得并力爲詩賦古文詞不齷齪耳今夏耳菴歸自玄州且以制菴如干首見示予視其文奇且博固與年俱長若其會情達理鏘隙必透用心良苦猶然涵玉樓中僕夢燈殘時人觀者不知其爲

宦稿也吁何其不衰也天下事如皆作魚筌兔筍觀者何所用吾心焉爲締爲綈爲給服之無斃則君子人也耳菴會語予曰某所過輒不忘者凡三佳士疲民江山勝處耳予首肯久之曰厚之至也乃其不忘此道亦至厚矣

薛諸孟評 子方耳菴制義能使人不忘至能使忘情如予者不忘况子方耳菴自惜

禪詠葦序

惟士與女伊其相譁衲衣輩遭遇文人如士女然不

戲謔不止。蘇公所云借禪以爲詼，亦習氣耳。予因思傳燈載一千七百人，自王侯下逮薪粲，皆得證果。獨文人，不居一焉。阿難以多聞見，擯華嚴以多聞致戒。古今文人，莫不談禪，終不得禪容。有作仙無作佛者，其口業應然歟。予不能文，而遜于禪，則不敢復謔禪。乙未歸自天岳，休夏秋，匡衲侶時時叩關，先後雜沓，開口如一揆，大約以募緣故。受戒非果，以受戒故募緣也。予且笑且應之，觸便發付，而渠等欣喜持去，藉以攸往，不啻可離之贈。

薛諧孟評 禪中何嘗無文人，裴白蘇黃皆文人耳。假借四大以爲身，是真語，卽是謔語。禪之不廢詼，自往劫已然矣。

全楚試卷叙

自周秦後取士殊科，旣錯列復屢變也。漢西京可十餘科，東京定四科，唐宋至三十餘科，其特異則天子自策爲制科，外又有高隱異才科，熙寧始畫一，洊水當國復增爲十科，蓋千百年築舍耳。頃者科舉取士以經義三百年不小變也。夫惟古殊科，故無專官。

自二千石察廉舉孝外人人得舉所知頃一出于科
舉故顯責之主司三歲大比而彙征于督學大比仿
佛周禮大司馬督學則司徒大樂正也大比從來已
久督學近自正統始督學之于大比譬之農氏課耕
以待穫洵緊要矣雖然難言也三年大比自萬曆癸
酉糊名易書主司與士子摩揣相遇自昔希文駁議
彌封蓋十不得一其勢然也然士子無恨于主司也
督學與諸生通姓名察貌言而得其人十不失一然
人猶有憾亦其勢然也凌玉郤先生督楚學政課士

仍經義而博古招隱兼殊科之獲故是科大比得人
差盛大比取士于督學大比以得人稱而督學掛吏
議百穀既成保介獲譴予惑焉先生以高隱禮待予
予思爲先生解當世之惑因于其試卷授梓公言之
曰凡茲大比所拔士則試卷先拔之矣

和順令周仍質論叙

嘗讀史至官渡之戰以追陳倉則掩卷嘆曰此區區
尺寸何與得失且霸王亦歿身止耳何當千秋而大
智大勇人出萬死以徇之艱瘁靡極也我等擗三寸

管思與班馬李杜頡頏今古將使後世慧業人時時
 與我周旋而悠悠歲月任意乘興而為之豈有幸乎
 因是以思自昔著作名家者其摩揣經營生平總無
 虛日其初思以有用而為之其後至于無所可用而
 樂此不疲譬之北平之射內史之書求須臾輟焉不
 可得也仍質周子弱冠則與予大肆其力于古人亦
 各期有所用之耳三十年來予退而充隱持兔園一
 卷自娛而周子踴躍菊道旅食京華已乃折節一官
 予似寒岩片石冬春一色周子則如嘉卉然摧剝之

餘與日增妍然其不復與董賈輩逐隊爭勝分賢良
 一席則兩人一揆也頃來廢八比尙古文開放三百
 年瑟縮之手我等自負作當今穆伯長而用武無地
 一日見獵心動咄嗟成七八首為兒曹式忽周子不
 遠萬里械刻如于首見貽竟讀則奇且與倍于予予
 欲然矣予偃息人外雕蟲應爾而周子乃于載馳載
 驅居居究究之頃得此固未可同日語也因是以思
 前此蘊釀數十年緒餘乃有今日寧可測其涯涘乎
 天下事明者一人行者一人也張文成李長源趙韓

王未嘗躬親行陣坐而致勝古今談兵者必歸之何事區區尺寸與天下爭哉予與周子從壁上觀乃得有此耳

寬仁錄叙

公孫成子之博也。不敢為寬。管敬仲天下才也。敢為不仁。人皆有所不忍。而或不能得之士大夫則才人。文人之救時者實為之。申韓文人也。其書則刑書也。商君才人也。其政則撫內政而加甚焉者也。之二者皆救時也。異時天下擾擾。子輿氏思以不嗜殺一之

亡何赤帝子約法而滅呂。破項。回憶制挺。楚秦。呂若楚項者。不啻尼山甕底丹書也。何前知乃爾。子輿氏亦救時也。吾友蕭子祖篁。負命世之才。博極羣書。而處身應物。類長者。示民以不怵。兵戎滿地。從破巢。剥膚之頃。著寬仁一書。上溯虞軒。下迄宋元。自天子迨庶人。著實考效。由身及裔。如老生輩。勸世常談。而要截亂定。正道不外此矣。蕭子將持以救時歟。嗚呼。居上不寬。人而不仁。聖人之言。伊可畏爾。蕭子故文人才人。其言居然聖人之言也。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可乎。蕭子薄宦星沙，曾有東門之痛，棄官歸，近六十生男六十四，又生男，著積善之書，而慶餘祚，胤此卽其寬仁實錄也哉。

每讀確語錄，皆省身克己工夫，亦是積善之書。其知者以爲文人耳，亦六十始生男，故加意言之。
伍相菴評

羅氏家乘序

邑南山在洞庭中央，居人可萬家，絃誦者百餘家，羅氏族最大，世有顯者，遶山下宅，三面皆吉形，家亟稱

之考其先，宣議大夫崇堂公娶文信公妹，景炎潮陽之潰，挈家來此，遂綿綿乃爾，承平三百年，競稱羅氏，堂楹有元末紅巾賊刀痕，以爲異，頃天下大亂，南山千萬家，什分存一，獨羅宅巋然如魯殿，然山之厓，文氏亦代有顯者，爲信公支裔，或偕羅氏翔集，歟。嗚呼，士大夫不幸，生鼎革之會，越境與抗節，一也。越境而永世，天之保佑，亡國盡忠之士，視與朝錄封功臣較久遠也。君子可以無死，當以羅氏爲法。昔人登會稽，思禹德，予因羅氏思信公云。

十佳人傳序

鄭翁年八十。貽十佳人傳。予咲曰。我等老人談佳人。如既弁談舞象事。不復樂此也。又如買犢後。更思賈勇。無其具矣。雖然。枯僧過屠門。不應嚼。未必不知味也。亦豈得以枯僧廢庖人哉。流覽一過。把玩不已。因憶佳人。亦如才士。寂寥未已。重以坎廩。初令人愛。既令人忌。乃至殺之。後甘心焉。百世後。適令人憐。若符節也。鄭翁其有感歟。十佳人中。為苧羅首肯者。久之。范少伯。年六十餘。扁舟飄泊。視吳宮花草。何等而依。

依乃爾。不棄老。不厭貧。雖古淑人。何加焉。予更審多人。此身如虞芮田。初頗爭論。晚乃閒廢。雪窻孤枕。足拳如鐵。白頭之吟。乃在男子。今日者。處士巫峽時來。夢中思鼓枻兮洞庭。誰浣紗兮若耶。翁其為我圖之。且問老人真個人。不要真個還要人。現人不要如何。又要人。李共人。

瀨園文集卷一終

瀨園文集卷二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毘陵薛 宋諧孟甫評

洛川 劉 紘秉三 甫訂

江陵姪曾孫克照赫菴重鐫

叙詩叙

于澗樓詩自叙 戊寅

予家世以詩名予生未識字則口占為詩年十二始

諧四聲今作詩十九年矣詩成帙不盈寸抑何艱歟夫以予于天下事靡不言也靡不作也無慮皆不知而作耳予居然作詩實不知詩夫詩難言也自四詩則既有正有變累遷迄唐有初有盛有中有輓當其是天下是當其非天下非豈一人力哉國朝詩凡累變大概過宋元遠甚獨不逮唐耳適頗有先後諸大家勦持厥衰適足以衰詩自諸大家以外又畢竟無一人足以言詩者雖郊島仝賀等輩時或復生譬則澮清河濁君子務取其大矣四十年內非薄先輩者

踵相接也卒與先輩同無是處何哉天下事不矯既往不成更始其常勢也然而江河日下後不如前正坐是耳貞元而降作者思以凌古人而無術乃至左馳外道成彼一時嗣是以後宋人亦復廢唐元人又思救宋避溺得焚愚不可瘳國初四家十子因循元習直待成弘乃正厥始是故成弘矯宋若元者也矯宋若元不得不返之大曆以前于是歌行優孟李杜近體臨摹開元是則全是非亦全非詩存詩亡同在此日降而嘉隆抑又甚焉南岸起而議先輩之後則

宋之廢唐也。復州之尾南岸則元之救宋也。畢竟宋能變唐不能並。唐元非藥。宋與宋同疾。嗟夫。信陽師心北地。證宗既已。夢中占夢。七子投誠于二家。後人操戈于七子。將無以燕伐燕。八百年來無有是處。抑何艱歟。夫周文商質並為昌朝。魏儉曹奢均之亡國。秦革周禮而亂。漢仍秦法而治。此豈可一說而是者哉。且夫古人既往。後人未已。能保我不為古人不能保。後人不為我。且好一異。久有人同同。既可卑異。不復尊。自古至今立法者不知幾聖人矣。不見有一人

不弊者。况乃區區詩人耶。予居然作詩。則幸予實不知詩也。何古何今。何去何從。予舉無知焉。予自作予詩耳。夫古聖賢之文。列于經典。如孝經。如四書。如二戴禮。庶幾至矣。往往言詞真切。形容不勝。時動引古詩。以發明此。可以思詩之為道也。當其動于心。感于物。即于事。而能以一篇一句一字之美。曲盡其致。使後之人。或復同予心。遇予物。若事而因思。予言實獲。彼心則予詩傳矣。正宗上矣。後如長慶之白。元豐之蘇。南渡以後之陸。此數子傳世。差盛凡以其近。俚近

諸會情切理畢獲人心故也夫予之言實獲他人之心則其初實獲予心較甚也予實獲予心足矣復何望焉竊嘗有言述而不作惟聖者能之下此當爲其次者聞善言百不如我有一言之善見善行百不如我有一行之善衆情然也吉甫作誦吉甫自賞宜耳家甫不逮吉甫亦復自賞寺人孟子又不逮家甫亦復自賞先民有言仁者自愛吾聊以自愛耳前有古人後有來者吾何知焉計古體三卷近體二卷絕句二卷凡七卷卷不盈萬字又樂府百首懷古百首凡

二卷卷不盈五千字此外則有自守成見戒不復作者五七言排體也亦有少頗多能長而倦焉鄙不復存者三五七言長短句及六言諸雜詩也自十二迄二十凡九年未嘗一日不作詩然什不存一矣二十以後病幾死五年不成一字今其存者大半皆年二十六至今年可六七年此六七年間每月僅可作三日詩此三日詩又十分存五耳帙不盈寸無惑也又戊寅已後詩不在帙內

薛諸孟評

詩猶歌也禁千載上下人無聲不得

東千載上下人同聲不得百年來北地歷城公
安景陵各自抗喉顧何如平子一解滄浪之縛
哉

劉秉三評 應然語如得未有前輩喜談洗

于澗樓已刻詩選序

杜陵詩之聖也無三十以前詩予已刻詩皆年二十
迄三十詩少年自信過勇好名太急想當爾耳用是
歆然內慙久矣憶戊寅秋刻是詩于江陵暮年聞荆
之一二少年摘句笑予予未或作又三年苕溪周子

見而嗟賞徹久不寐愛予最篤予正復作甚又七八
年至白門見宣城沈子手評是詩怪可參半于予或
作或不作亦不甚肖語曰得失自知不其然乎丁亥
冬山棲無事簡未刻詩既竣取已刻詩閱之如選前
人詩又如老生看後輩人詩毫髮無可欺有任臆謬
古人者有沿襲古人者有自矜獨得不知已為古人
先得者有意佳而未達者有既達而好盡者大約玲
瓏有餘蘊釀不逮爾時胸未萬軸跡匪千里不知而
作無惑其然今日者匪曰日益庶幾知非是故慙之

慙之乃復存之何也當時山河未改風景自殊父母
愛之兄弟無故童心成羣開口常笑天地之大舉非
予有舉不足掛予之懷自喜自憐旁若無人固十年
來所不再得者若乃未老而悲未窮而怨天下未嘗
大亂而嘒嘒然如有瑣尾流離之音一似得氣之先
者予亦不解何以不幸而言中乃爾也予以是慙之
終復愛之踟躕累夕刪者十三竄者十二後世視是
詩者無作三十以前觀可也

薛諧孟評 內慙二字深刺焦臍憶予初隸制科

謁夷陵座師師曰有刻集否予謝無之師言不
刻是刻集召詆猶可自悔奈何故予至今不刻
詩如平子詩雖二十以前流布何害然其平子
識詣方可刻詩方可重刻已刻詩

劉秉三評 詩寫胸臆讀者人各有心而皆如與
之同心

于澗樓未刻詩序

予嘗自約年四十方學詩凡四十以前詩皆不知而
作未嘗學也天下事未有不學而得者聾司火矇修

未窺涯涘。顧三十以前見古人。輒心動。頃能不動矣。有所得。輒在面。頃無其色矣。尚有說焉。前此未老而悲。頃漸老矣。未窮而怨。頃果窮矣。未亂而憂。頃大亂矣。未出門屏而思中原。頃輒跡畧在天下矣。十年之內。或歌或哭者五年。泥中露中者五年。種種非復三十以前事。或者其爲詩亦差有異乎。爰簡而錄之。始戊寅止丁亥。銓次于支畧。記行藏以代年譜。噫嘻。長林豐草之交。男生女嫁之餘。予則天地間閑人耳。予將以詩老。非曰能之。願學焉。自來年始丁亥嘉平。

朔日自識

薛諧孟評。字字斥詩爲小乘。却字字借詩標大。

心覺數年來說中晚說宋元進而說。

東山詩社序

乙酉秋歸自白門。棲隱東山之阿。寂寂不能耐。丙戌春大書方版。懸中路。將芘粥鉢。集諸比丘。談一大事。無有應者。已復控諸耆宿。相與尋孔顏樂處。亦無應者。邑之犬非無人。誠薄老夫爲夸不足語也。上巳後始有靖廬社。月一飲。可三十人。已乃得五十人。已更

得七十餘人、昔謝靈運山澤之遊、開山通道、動以數百人、今其庶幾、君子多乎哉、中秋前一日、江州黃子將集山中有韻之言、結詩社、約不過五六人、予既祝髮、爲在家僧、黃子乃以昌黎待無本之禮、待之招招、不置、予唯唯、色然喜曰、實獲我心矣、憶自壬午來、輾轉兵火、同井皆流離之子也、所遇故物一切無有、獨詩腸尚存耳、抑匪啻存之、殆有加焉、士子生當平世、夙夜強學、靡事不爲、胸中求一濶然不可得、邇來周旋風、雀有突、莫黔無可干之祿、無可讀之書、飢寒非

累。生。死。未。大。邂逅。只。在。山。中。放。棄。全。如。海。外。舉。趾。則。登。峙。臨。流。啓。口。皆。悼。亡。思。遠。一。人。之。身。一。日。之。間。而。古。詩。人。之。遭。遇。之。性。情。殆。備。欲。無。詩。得。乎。予。不。知。詩。強。作。詩。生。平。上。下。楚。游。歷。吳。及。越。所。至。莫。不。結。社。爲。詩。久。住。則。有。城。中。社。城。外。社。江。陵。是。也。偶。過。則。有。江。上。社。山。中。社。齊。安。是。也。舟。中。則。有。舟。社。太。湖。記。遊。是。也。路。同。則。有。路。社。新。安。道。上。是。也。今。且。將。與。諸。君。子。偕。老。東。山。矣。安。得。不。有。東。山。詩。社。維。時。舊。侶。增。憐。新。知。有。美。指。不。多。屈。座。上。羞。滿。有。會。而。作。倡。予。和。汝。秋。

以爲期自此日始。嗚呼天下之生久矣。大亂亦如大治。不可數得。我等庶幾無虛今日哉。爰是與諸子約。爰是與諸子夸言之也。自昔商山非有逃津黃綺眉壽。適漏坑焚南陽。尤戎馬地。龐公諸葛君等輩羣羣。名下士何術自全。將無茹芝抱膝以爲是賦詩行野之人。與物無患歟。我等藉是自脫云爾。抑更有請焉。國朝名臣碩儒踵接三百年。在朝在野。事事與前代競爽。獨文章一道不強人意。其全力盡以工制舉。蕪而緒餘乃爲詩賦。爲古文。自四家十子。草草開始以

後。遂欲以何李當李杜。以元美用修當班馬。以于鱗子與等輩當三曹諸謝。識者難之矣。大約有名家無大家。未知誰歸。我等不幸。謝制舉蕪不爲。尚勉勉此道。爲吾代釋此一憾。自古文運之與國運不相謀也。周之後。進文過先進。黃初建安聲振兩京。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荆舒選唐。取中晚薄。初盛是或一道。天下事在人耳。諸君子勉哉。其無以老夫爲夸不足語也。

薛諧孟評

將詩社作大鐵圍山何處容修羅灑

靜業齋

血吾羨吾平子已

劉秉三評 沉痛軒豁紛飛不已何啻山陰道上

種玉堂集序

自古詩人若陳拾遺孟襄陽等輩皆相望于窮或遂以爲詩能窮人或以爲窮而後工皆不然之論也王文穆楊徽之皆以一字數聯立致要路詩何嘗不能達人摩詰佳處什九在開元以後蘇明允旣遊京師落筆敏于山中時又安在不達而後工哉夫抱心者身也身實有苦樂而心安得不有艱易先民有言惟

福生慧窮尚工矣何況達乎予因以是細數古今詞賦之事自人主爲之鮮不加于民間數等其次則諸王宗室與幕府賓客倡和園林亦必有羣中鶴立之美往往然也陳隋之主無道已文皇明皇獨步三唐若乃淮南陳思昭明謫仙長吉諸君子一時作者咸遜爲弗如此曷故哉大約本支百世氤氳已久且其色聲香味旣與人殊宜其心之所思亦莫得同也今夫以匹夫徒步之子席門繩樞竹床土銜之間細絲高竹未調于耳瓊花怪石不供于目以逮好鳥麗人

高僧名士莫緣爲侶。此外或惟江上清風山間明月。可得有耳。然而登高臨流。或無其具。良宵令節。不知將至者。有之矣。諸如此類。皆所謂詩料也。而皆無有。而皆恃此支離顛顛之心。誑空而爲詩。辟之則文人談武事。地間人談天上。中國人談海外。無望其言之親切也。惟是怨貧傷老。終日書懷。彌望一色。無足觀耳。澧蘭華陽國主。今之賢王也。樂善似東平。好古似河間。而其多著書。喜作詩。樓臺歌舞。友朋山水之樂。則在淮南陳思之間。今所成種玉堂集。則其所與慕。

府賓客海內知交。倡予和汝。旣三十年。卷帙盈筥。而此其什一也。予取是集觀之。衆美之中。尤者自見。髣髴淮南之于八公。陳思之在七子。庶幾鶴立矣。國主事君以忠名。事母以孝名。自昔高會皆爲文人。氤氳已久。今其岐嶷亦復翹楚。詞林間始以福慧以慧益增厥福者。歟。請以種玉堂集爲祝。

薛諸孟評

嘗疑王孫多園亭甲第之樂。而少空

澗幽森之致。披此涼爲之意解。

集敬堂詩序

自昔惟至尊則稱萬壽至親若父子不祝年然以南山之義推之民之父母遐不黃耆則壽實人子之言也師與友若七十子不相為壽自香山九人洛陽十三人而壽詩始盛迄元始壽以文是故慶壽非古道也夫懿德是好愛莫助之而求助于天亦人情之至耳近代增設之事或補古人所未逮此其一端已唐文皇云生日不樂為人子言爾若人子為其父母生日安得不樂亦既樂之而自是集吾父之執與吾所與友善者如干人以偕樂之于是以飲酒賦詩之儔

代宣吾至戚無文之心斯不亦人情之至乎余友雷子水陽負逸才好學篤行能盡交天下知名之士辛巳夏其尊人首山先生官兗州太守會六旬春酒盈罍遠莫致之爰集眾言將械之鳧山汶上之間以為壽自比鄰密戚若龍臺諸君子昌予和女于洞庭江漢之遙以迨燕秦吳越巴蜀諸名士無問知首山與否但為水陽友者莫不為首山壽甚至旁推及其友之友尚未得為水陽友者亦皆為首山壽自名公鉅卿以迨葛冠布衣得詩若文可數卷蓋自古壽詩若

文未有盛于斯會者。以壽詩若文而集可數卷。以人子爲其父母壽而集詩若文數卷。實自水陽始。固古所未逮也。吾聞君子事君以人事親以知人。是故孝經有率其朋友助敬之旨。然則水陽亦猶行古之道也哉。

薛諸孟評。凡今事與古別者不可不極力尊。今此案吾吳人膽窄不敢翻翻案者楚人耳。

劉秉三評。是頌是諷是謔。

劉長御詩序

隆萬已來大雅寥濶。典刑乃存吾楚。今亦漸觸人望。予私念此任自重。非後生干譽淺見寡聞者所克舉也。邑自同社十數子而上。如嗇齋子雙高若諸先輩。皆忘年與予交。而予所潔己以進。則長御劉先生也。諸先輩與予時時昌和爲詩。長御好學深思。造次相見。語必經典。獨未嘗作詩。頃五六年始及此。遂成數卷。自作自選。藁易數四。什分存一。務期毫髮無憾。而後已。一日出以示予。予受而竟讀。嘆曰。此吾代高適也。典刑在是矣。夫吾代爲詩者。視前代益多。而詩益

衰抑有故也。國家功念初不由此取士。士大夫不以此輕重人才。凡此居然作詩者。其于詩非真。如嗜酒好色。不能自巳于性情也。或少年好名。精神大半耗于干祿之學。而復以其緒餘分風流一席。不然則有薦紳先生。勞于王事。晝錦之餘。萬全孫謀。然後以其既衰血氣。應酬山水花月之間。二者以外。則又有布衣之徒。其始學。藝不成。退而學詩。思挾以涉四方。遊大人不得已。而從事無惑乎于此道。概無聞也。長御先生以童年蚤譽。遲之又久。多識以大其著。

而後及此。故其詩之力常全。兼以息機風塵。門鮮雜賓。彭澤之腰未折。大春之刺莫投。故其詩之韻逸而氣清。又何惑乎其毫髮無憾乎。古人有言。天下之患。患在爲者不能。能者不爲也。往予竊怪先生以熹廟初試策。受知天子。而不受人爵。其生平讀萬卷書。走萬里路。而未嘗作詩。兩者均有能者不爲之嘆。今先生一日爲詩。而天下之爲詩者。舉自失也。假使一日彈冠而出。此纍纍若若者。能復自得也乎。憶昔予祖伯恭伯霖。與令祖止齋美齋。處勝國之季。力耕東山。

予伐自衛旦夕賡和以自娛我皇祖待以殊禮亦竟以客星終二家所從來久矣今日者戎馬關山旅力莫措先生不受人爵予小子亦正無爵可受子美云詩是吾家事所願與先生世守之矣

薛諸孟評 刻畫三項人願類畢肖

劉秉三評 確當處稍中忌然受者要當自省一

會

寄懷湘中詩序

崇禎丙子夏四月周子鴻儀以湘中廣文署治吾邑

明年秋八月邑令新至後三日周子旋車湘中予聚同社諸子晨起去城四五里餞道左沿途所至徒輿摩擊舟亂中河塵支兩岸狀如救火避寇進各爭先以視前三日迎候新令者衆甚倍也遲日既中周子至則羣分數隊隊列數筵數步一觴終十五里未嘗斷絕比日晡予等憇止渡口心數行人皆垂頭緩步問然後答如有所失未見有色然言笑者予然後知周子之足以感人如此乃邑之人亦復羣羣然爲其所感如此此亦足以見古道在人而天下事至今可

爲也。周子治吾邑，但朞月善政，勒石可五十餘條，予嘗兩言以蔽之，亦惟是無欲與不擾已耳。夫無欲既持身以嚴而不擾，又御衆以寬，天下事應無不可爲者。然而君子知人論世，思公所以感人，遂至此極者，其難有四，其幸又有二焉。公以廣文署人邑事，秋毫無取，一難也。以廣文署人邑事，不畏強禦，二難也。以廣文署人邑事，能使民之見德愈于諸弟子，三難也。以諸弟子之見德，遲于民，卒與民同，四難也。若夫邑方苦苛政，公適至，冬之後易爲春，則一幸也。邑令新

至衆方待澤于不可必，而益重去此居居，究究之人，又二幸也。士大夫苟以救時爲心，常自立于清與簡之地，黽勉所難以出人望外，又相其時地所亟而收之，天下事真不足爲耳。攷之漢武無良吏，僅董仲舒、公孫弘、兒寬居官可記，三人皆儒者，以經術潤飾吏事，宋史循吏傳僅十二人，皆不足以爲循吏。皆散見于文苑道學諸傳，學道愛人，將無然歟。公深思博聞，對酒當歌，登高作賦，此又豈弟所從來，而同社諸子愛敬公，加于邑中一等，有由然哉。爰是于

其既去數月繪圖賦詩彙成卷帙以發明中心之好
予益知公之感人如此不已而吾社諸子之好善至
于善已去而好不衰非有所利而爲之然則吾社諸
子亦猶行古道也

薛諧孟評此文絕似韓歐較玉局更進矣何也
韓歐皆得六經之深而善用之無一字倣古蘇
則猶未免有古人在

劉秉三評如記如傳如疏因物賦形全無定質

逼真蘇玉局

湖上草序

國朝詩存者數百家什九皆薦紳之士其一爲布衣
窮而後工者達而後傳將無然歟雖然布衣詩非工
不能存薦紳但有詩輒存是故詩在薦紳輩可傳者
什一布衣固居什九今日則論其達不達後世則論
其工不工也且夫名譽所在當時則聞歿則已焉者
往往然矣亦有能得之後世不能得之當世者端木
之聲愈于仲尼而顏會俎豆居其上白居易鷄林購
句梅聖俞西夷織字王昌齡高適王之渙咸被管絃

沈園文集卷二
數者李杜所未及受享于當世而千秋後諸子之視
李杜何若也予邑白子奇士也弱冠以詩名而老而
不顯以布衣終然其工適如其窮不可廢也今且梓
其湖上草三百首求傳于予予之窮不下白子白子
其持以遊于世世有薦紳之士可與言詩者則白子
傳矣

薛諧孟評

每訝自作一詩輒發傳世想殊局促
可笑惟見人詩可傳者輒爲傳之藉

黎子方遺稿叙

亂離已來山中蕭槭座右爲亡友置木主凡八人皆
詩人子方其一也八人中子雙以大學生老士先選
明經席之舉孝廉仲清文伯柱和孟求皆諸生獨子
方成進士官差顯天下誦習其文十餘年名盛著諸
子弗若也督學太原陷于寇不能死尋稅歸引李白
王維鄭虔等輩以自解于令名故無損無何同令弟
遇兵竟無後以視諸子皆得正又非若也子方于予
爲若年交較蚤于諸子其弟小陸好戎尤篤余潛然
哀之不能斃忘視諸子有加矣憶庚辰秋謫遷維揚

句余序其詩若干卷行于世弗果太原之陷遂無存者歸來纔得新舊詩百餘首比遇害時同他所著書皆火已或拾得數紙于寒灰中則其生平百分一耳嗚呼惜哉子方之詩不逮其文今其存者又非其佳者以予所見懸杯待釣魚五字但有微長不愛官七字人飢山果落蟬歇響泉來十字父老為言三代雪尋常搜得四時雲十四字頃歸見贈有書亡幸子在五字皆佳句也皆不存然其沉思鉅響居然孔碩自加近代諸名家一等假使其詩盡存後世當亦盛著

如今作之盛著其文李白非所及庶幾王粲之亞嗚呼惜哉

薛諧孟評 零零落落朴朴率率斯為真痛子方

戴正野詩序

十五國闕楚風而江漢附庸于二南迨屈宋初始實兼國風小雅之美子瞻所由進擬楚頌歟漢魏樂府清商獨雋石城銅蹄三洲諸曲無慮皆楚聲唐三百年襄陽祖孫位正當也宋代詞賦特推閩浙而潭州尹耕叟後來居上洪永後星沙齊安及先高王父兩

山以四傑倡始，其于何李，譬駭涉之起，劉項也。嘉隆
遞變，新聲競起，或矯弊矣，更滋弊，或立異矣，不必異，
得失揔不可知，要皆吾楚事，蓋此道千百年源流功
過，皆歸吾楚。予昔從事楚志，考其詳，故記實，非張楚
也。二十年來，谷空無音，功與過概無歸，私念此任自
重，非干譽喜事，淺見寡聞者所克舉。玉沙正野戴先
生好學深思，七十餘年如一日，生平避世金馬門者
十年，浮家吳越間者三十年，一時名流執弟子請事
其門，投老歸來，小隱湖上，漁簑櫛比，扶疎遶屋，宛在

水中，句索和于門內字，見問于戶外，蒼茶者一一供
以風雅之具，而一一克受，宜迥絕乃爾乎。癸巳小除
前一日，積雪月餘矣，予岩棲寂落，重以坎廩纏身，薄
遊三百里，挈舟斫凍，過先生之門而投止，相視同心，
頹仰踟躕者久之，細席圍火，傾吐從來，壘壘徹日夜，
不可了已，乃發笥出其論著可千卷，高可丈許，藏板
數區，已乃揀燕吳諸名流倡和書，若畫卷軸，狼籍散
布席地，最後乃取自稿詩千餘首，給十燭，付予維時
除夕，旅次燭二跋始竟，東方且白，大有獲也。予嘗語

人謂詩分體應如分家一人之身如現數身然非夫
執一手口彌望一色減字則五言增字則七言者也
乃今于先生見之子美云大雅何寥濶斯人尚典型
所云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者此千百年天下事獨楚
人事歟

薛諧孟評 叙述勿勿情景幾夕千古畧綴二三
言如布景之有着意處耳

曹標之詩序

自昔國家制科一道塗旣錯列法復累變思盡得天
下人士而後安蓋至力田隱逸皆設科而他無遺慮
已其有奇才異等如李杜輩則又不階科目徑入官
又許士得詣闕自薦如此尚不免有襄陽高安諸布
衣相望于窮蓋才人之難也頃三百年限天下于八
比一科而終始不變才人所遇抑又難矣予初辟兵
西子湖時年三十餘遂與吳越一二同心許身嵌岩
棄帖括著就平生未了之書嗟詩送老至今不悔也
吾友標之曹子長于予十年其生平所著書多且久
于予顧沾沾入比不卽斷絕三戰三北而後乃今始

有遐心長林豐草之間予先曹子著鞭矣一日攜守
釣吟如干首壽梓白門屬予一言曹子好學深思立
身禮經予實師事之今讀其詩蘊涵淵博望之知非
朝夕時或一吸數斗淋漓滿紙畢見其人每尋常酌
應亦似猶人遇高文典冊海涵地負乃知迥絕嗟乎
假使國家制科一聽天下人士量能受官詣闕自薦
如曹子者漢賢良方正唐博學宏詞矣寧區區一詩
人哉夫惟曹子不區區詩人而曹子詩乃迥絕也予
嘗言杜陵詩聖也無三十以前詩達夫百年將半之

句自存而謂其詩在五十後古人不遽言詩也子固
詩可當家而彭氏恨其不能詩古人不概言詩也曹
子不區區詩人曹子乃得爲詩人哉

薛諧孟評 拈一人集輒極論古今詩文之變大

家往往如此今人必侈口贊此人意欲何爲

劉秉三評 中有解處

江陵詩社序

予家在洞庭玄石之間十餘年來聚同調十數人爲
華容詩社嗣是玉沙石壇油江往來唱和亦復十數

人今秋箬溪周子彝仲謫遷巴陵集其一家言及吳中名士近十人與予社爲一項其人樵之叔方宸青五鍾朋王象岩用梅凡八人爲江陵詩社函其春吟如干首以訊于予予色然喜曰何其盛也夫詩淺事耳然其興也非一人事建安已來稱敵稱豪七子四家代不勝數勝國之季迨我正嘉詩社浸盛大約倡者弱冠和者劉髮只在十年之內蓋風氣使然矣林九成有言位高者無詩心無位者無詩身以予觀之身與心未必遂可以詩也司馬子長以絕世獨立之

才官太史以爲身軼軻寂落以爲心而賦讓揚馬詩讓蘇李假使子長生開元大曆間豈復使李杜稱尊哉何則風氣然也正嘉已來大雅寥濶典型獨存吾楚蘊釀百餘年今始大振諸君子生當其時皆積奇字負夙譽不終無位也又不卽有位其身與心適足爲詩龍臺鶴澤之間樓臺芳草爲吾楚最勝入春已後歌舞日夜無虛天下名流四方至無間乘傳檐簪慮無不與諸君子邂逅爲歡者宜其詩多且佳也竊嘗有言詩厚物也刺常似美美不似刺怨常思羣羣

不。思。怨。谷。風。無。失。其。故。行。野。無。失。其。親。詩。中。天。地。不。
在。人。間。而。况。諸。君。子。合。志。同。方。永。以。爲。好。者。哉。其。相。
視。莫。逆。何。如。也。予。家。在。洞。庭。立。石。之。間。族。雖。累。世。身。
實。僑。寓。耳。頃。將。築。室。渚。宮。歲。時。乘。輿。往。來。兩。社。間。諸。
君。子。其。無。以。出。國。大。夫。待。我。也。

薛諧孟評

除却應酬濫惡句外留連嘯歌皆足

爲樂諷刺憂危益生人感所云彼自咏檜者乃
品詩第一則也湘漢間屈宋猶在少易其製白
詩耳

劉秉三評

唐宋以來多有以詩句詆刺陷網者

韋孟詩徑是直諫尚以爲諷真古道哉得此

論開豁許多詩人莫謂王謝偷薄也

王天根詩序

天根王子生二十有七年名盛著予始生予生二十
有五年始相見于澧水時王子旣爲一代人宗予亦
落落千秋自命不苟合也相得爲忘年交凡二十年
王子以壽終自王子死天下大亂又十年矣以大亂
故竟無後其所著書及詩若文舉無存其同父之子

三俊妙年好古有諸父風從人間灰燼之餘搜得遺詩如干首予復口授五六首成帙俾百世後染指有餘思爾王子以言語詩文妙天下可五十年生平不識兵革色聲香味厚自供門以內盡詞人所至輒有故人與周旋其博物似雅輕財似俠善譎似諧好辯似放樂善似厚汎愛似通久遊似浪屏跡似寂無營而不憂似達跌坐七日夜朗吟而逝似有所得不善飲而有飲致不學琴而有琴心不事佛而日與衲衣爲侶自王公迨一介兒童迎送無不歡喜其詩強半

工于香奩落紙輒被管絃故板焚藁軼而不絕于人問嗚呼古今詩人不得志于時者鮮不窮瘁以自傷也王子落薄一老明經而開口笑無虛日故其爲詩和且平如初盛時亦足徵其所養爾予壬午秋從事楚志爲作傳今讀其詩并及此以見大畧以明予與天根二十年交予事天根一如三俊也

薛諧孟評 作身後序乃啼笑如生爾爾

秦兆谷詩序

士之負才自異學古有獲者思以自見莫不感于其

所遇其所謂遇非如世俗人所慕也取其足以成吾
 所異與所獲斯得耳今夫詩淺事也古今世無治亂
 人無愚哲男女皆足以為詩然君子之得與于詩者
 莫不有其遇合焉青蓮高趾少陵失路襄陽窮而後
 工右丞達而後工假使數子易地即皆謂不幸即皆
 不必能詩辟如蘇子卿晚年從容漢陛便碌碌無所
 表異然則嚙雪咽旃節旋盡落固子卿所謂遇合也
 石壇去予邑不百里予生三十年三至其地然後聞
 其鄉有詩人秦兆谷也兆谷實善詩既于予同時且

比屋而能使予不聞其姓字可以知其所遇與其所
 由得為詩人之故矣當神廟時四郊無壘人人思為
 有用不似今日也兆谷棄舉子業不治顧隱于詩每
 一詩成朗吟數四輒去其草或于紙尾署他人名姓
 今所存裁五分一耳予讀其詩觀其齊物達化于于
 放放在玉川香山之間因感其所遇之不偶先賢如
 瑯琊之于仲尉公安之于文長竟陵之于白雲皆以
 表章微隱自負明哲近世士大夫無足語此者至使
 艱難阱剛之士無以自見以予觀兆谷詩固非仲尉

所能班殆與文長白雲相伯仲此可與知者道也兆
谷著錄種種轍跡幾遍山海所至如有宿歡今其子
漪生與予友以文詞亢厥宗嗚呼古今詩人遭遇如
兆谷者又幾何耶

薛諧孟評 殆有無限磊砢感慨憑詩序而出

應迫自序

古高士閉門踰垣子輿氏謫之迫斯可以見子輿氏
亦未爲古人慮也一見則無不見無不見且無不至
端可開歟余生于世四十有四年舞象太平者十餘

年處堂者二十年破巢者十年十年之內泥中露中
者五年一丘一壑者五年屏跡東山比鄰密戚概未
接對自擬阮士宗鹿床殊不媿爾忽忽己丑冬渡江
訪江陵故人李共人于三湖頃之真定彭曠菴見招
于荆北川王子京見招于岳爰是大同朱六旦姑蘇
袁穉菴維揚湯右君南陽彭禹峰金陵房大生興國
馮密菴梁山伍芝雲嚶鳴一時踪跡遂在人間東野
云一日人間遊六合人皆逢倡予和汝旬時成帙用
古諺應迫爲題後世自未可令段干木等輩見或不

海園文卷二
藏板
妨使子輿氏見也。其人孝廉諱世恪，曠菴荊州監司。諱三益子京，澧監司。諱璩，六旦岳州太守。諱光，蘄菴荊州太守。諱于令，右君澧刺史。諱調，禺峯滇南中丞。諱而述，大生吳諸生。諱天駟，密菴楚進士。諱之圖，芝雲汝寧監司。諱三秀，皆以詩名世。絡鞮帶甲天下皆是，而詞侶適會一時。當與中州十六詩人並列也。余故詳誌之。余雖汗不至，同懷素自序。爾辛卯春歸日，髯僧無不可題于南平舟次。

薛諧孟評

情景大半無奈，然其中亦自有可處。

霞浪草叙

高郡庚先劉子示仙人詩一帙，云用二童子扶乩積月日爲之，自題曰霞浪草。囑劉子致聲予，句予評定爲叙。竟讀則怪如騷麗如選，工且逸如三唐諸名家。或卽事立就，或經營點竄，不作縹緲荒唐語。書懷詠物一與詞人不殊，予以是信天下果有神仙。凡天下所爲神仙，則皆詩人、文人也。漢志神仙十家，隋以後遂三百餘家，愈多術愈不傳。秦皇漢武挾富貴致畸人窮極海外，不能得深山大壑中鍊真採藥銷形瘠。

澗。隱。文。集。卷。二。骨。以。求。之。亦。不。必。得。而。古。今。詩。人。文。人。縱。酒。好。色。登。高。臨。流。坐。而。得。之。嗚。呼。亦。甚。異。矣。桓。譚。云。天。下。神。人。五。一。仙。二。隱。仙。者。不。必。隱。乃。以。文。詞。自。見。乎。余。于。是。思。詩。文。之。慧。其。福。可。以。不。朽。又。思。其。爲。魔。爲。妖。至。死。不。除。聞。道。者。懍。然。足。以。戒。

潮州蕭右溪詩序

有。餘。不。敢。盡。聖。人。之。言。也。君。子。畏。聖。人。之。言。惟。不。盡。言。故。可。畏。也。不。學。詩。無。以。言。三。百。篇。皆。不。盡。之。言。也。然。如。相。鼠。如。巷。伯。既。盡。言。矣。不。更。可。畏。歟。予。讀。蕭。右

溪。先。生。詩。文。得。懷。古。如。千。首。簡。淡。蘊。籍。意。在。言。外。而。愛。其。不。盡。乃。其。卽。事。寫。懷。及。書。紀。種。種。則。裂。背。髮。指。畏。其。太。盡。矣。先。生。以。蚤。譽。高。第。筮。仕。三。千。里。坎。廩。纏。身。尸。糞。倚。閭。卑。濕。故。在。長。沙。形。容。幾。同。澤。畔。彼。譖。人。者。信。已。太。甚。聖。人。之。徒。曰。彼。一。時。此。一。時。是。以。不。敢。盡。是。以。不。敢。不。盡。

鄭鴻雪序

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所。必。同。也。而。同。心。者。鮮。若。夫。非。出。非。處。而。有。遊。子。非。默。非。語。而。有。詩。詩。人。之。意。在。言。

外遊子之身如在天地外而其心非復人間則同者
難矣。鴻雪道人足跡半天下薄宦忘機冠蓋一如瓢
笠適借臧東陵霏紅散地出門數百里便有可憐之
色而二人同心可知矣。予釣竿垂老自分外史道人
少予十餘年出處尚不可同而心自同也。道人詩皆
紀年紀遊交日益廣詩日益工則其用心于內雖浪
跡與面壁不殊識者并勿作遊子觀。

梁園吟序

七十子惟賜與商可言詩有爲言之耳。後遂有端木

詩傳卜詩序未知果然否也。傳與序不相謀則知言
詩者無不有之矣。頃天下言詩者如訟薄齊語以鼓
鐘輕楚聲爲轟鳥而雲間裘馬吳門鏤繪正復一般。
嚴子曰皆是則皆非也。詩無不有之也。古今詩人多
矣。不佳不傳不病不佳可勿藥耳。傅子老子詩則今
之藥歟。今人效古人與變古人而病仍以古人藥。今
人可也。夫學者理義悅心不能自己而有詩非沽譽
干祿之具何須爲他人地。然作者思爲千秋計則衆
論不同。予兩言以蔽之曰古體若漢魏近體如中唐。

雖羣議勿恤焉。予讀傅子詩三十年，乃無憾矣。予每誠人作詩，尤誠刻詩，獨終日促傅子授梓，不得頃遣梓人數輩迫之，乃梓其梁園吟幾何。傅子官梁州，則彭澤八十日耳。彭令八十日不作一詩，詩皆田園歸來後。傅子乃得之八十日，豈居官時較閑且放于彭令乎。抑豈有爲言之歟。古今人不相謀，益知詩無不有之也。

子方墨蹟叙

子方以制科顯，至今其文在人帖括間，其詩及古文

則燼于烽燹，人不及見。張子景玉搜其遺詩百餘首，今更示以墨蹟十餘幅。予嘗言名與實相盛也，惟古人之實足以盛其名，後人無其實，故名弗逮。惟古人之名足以行其實，後人無其名，故實弗傳。杜拾遺蘇學士人得其隻字，無問佳惡，真贗輒珍之，珍其名也。名盛故實盡存也。崔鴛鴦、鄭鷓鴣等輩，因篇句之佳，錄及其全，則其實足以存其名也。天下知子方者，應不遺此數幅。其不知者，或自此數幅始。

古非博王程集序

曾憶李宏父語陶石簣云吉甫後古今無得志詩人
嚴子曰我行永久時恐吉甫亦未免勞勞也他如正
字感遇步兵詠懷往往自賞自憐于人間非但其所
處則然浸假二子得侍從遊宴與人主倡和如長卿
太白稱私人正復咄咄不置耳予友非博古先生七
上公車不獲意吏隱司士自湘及鄂十餘年條牘不
能自制一寫為詩其在湘為拾蘅草爾時尚優游以
適內足于懷故其詩靜息而閑雅其在鄂為王程偶
集則從載馳載驅中得之廣文一席初苦其閒既病

其瘁鞅掌不異征夫驚心且畏簡書吏與隱將兩得
忽兩失焉故觸物書懷紀錄種種或莊或謔令人頤
解而其詩亦于于放放語若有為識者可以意會至
其探異搜微得未會有使讀者睛定作數日思迥出
近代諸名家右則前後如一日也予充隱三十年踪
跡時在人間得與先生細席晤對因意束之高閣以
俟太平正為我等輩言耳今太平久矣復何俟予如
寒石無姿老益斑駁無足點綴太平先生其耐此賢
勞後日吉甫燕喜或令野人張仲入座未可知

卷二 終

瀨園文集

卷二

藏板

瀨園文集卷二終



